



# 羡慕贫困县待遇 小康县重戴穷帽



@漂泊醉梦:本来就是贫困的,装什么小康。

@杨超男:恭喜大同县成功摘掉“小康”帽子,继续走高调贫困,低调拿钱的富强之路。

@蔺伟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1月13日,位于大同县北部山区的巨乐乡东阁老山村,这里75%的人口收入在贫困线以下

## “小康”带来求助难

“小康县哪会缺这点钱?”大同县退休干部梁斌龙说,小康的帽子总是会把获得帮助的门关上

大同县城面貌“简陋”,由一条南北大街和一条东西大街构成主框架。大街两边是三四层的楼房,后面是成片平房。

大同县距离大同市20公里,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申请到“小康”头衔,是大同市东部六县中唯一的小康县。其他五个,阳高、田镇、广灵、浑源、灵丘都是贫困县。

大同县认为自己是“穷人戴着地主的帽子”。大同县扶贫办主任王汉斌介绍,大同县18万人口中,有近6万是贫困人口。

大同县委党校前校长梁斌龙介绍,大同每次寻求帮助,“小康”的帽子都会把门关上。他举例,2000年左右,因房屋破损严重,他去省委党校申请修缮资金,得到的回答却是“小康县哪会缺这点钱?”

大同县“自力更生”的同时,对于灵丘等贫困县享受着不同待遇,都“看在眼里”。

## 得“贫困”者多助

与大同县相比,“贫农”灵丘一直得到从中央到地方的帮助,给钱,给物,给项目

对比大同县,灵丘县城显得要“发达”。商业街上,有了各种国际品牌的体育用品专卖店。当地有人把灵丘县城称作“小香港”。

大同县戴着“地主的帽子”,灵丘则一直是“贫农”。灵丘等贫困县会得到“输血式”扶助,享受专项扶贫资金、各部门的资金倾斜和定点帮扶、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优惠等等。

大同市委从1996年开始派出工作队,市发展计划局、财政局、民政局等约20个单位在灵丘县定点包村扶贫。

这个时期的大同县,刚刚戴上小康的帽子。不但与扶贫政策无缘,小康县的各项配套支出还带来沉重负担。

北京西城区有这样两条胡同,胡同里只有83个停车位,却能“消化”下近200辆私家车。怎么做到的呢?这缘于西四北六条、七条胡同里实行的停车自治管理,他们通过合理调度、错时停车,一定程度上化解了长期困扰居民的停车难矛盾。

位于北京老城区的西四北六条、七条胡同,连接着新街口与西单的繁华商业区,周边商铺林立,人多车多。两条胡同住着1770多户居民,有私家车将近200辆,本来就停车难,偏偏周边的商户也常来挤

## 贫与富的历史伏笔

当年别的县没要小康“荣誉称号”,但大同县要了。由此,不同的“命运”开始

提起戴了16年的“小康县”帽子,大同县很多人觉得是当时的领导为了政绩“瞎胡闹”。

退休干部梁斌龙回忆,大同县约在1996年成为小康县。大同的“小康”,背景是上世纪90年代全国刮起的小康风,小康社会是典型,成为小康是一种荣誉和面子。

王汉斌回忆,当时大同县的日子确实比邻县好过一些。梁斌龙回忆,按统计数字,在一些主要指标上,当时大同县确实达到了小康标准。例如当时小康的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标准规定的是2500元。不过他也认为,当时小康社会的16个标准中,有一些大同县是不符合的,但当时的统计数据都在迎合小康。

梁斌龙回忆,当时各地小康县也有名额指标,阳高县也是小康社会的候选,虽然按统计数字,阳高县当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190元,处于小康标准之下。梁斌龙说,当时阳高县继任的书记坚决没有要小康社会的称号,而大同县要了。

## 指标拔高经济落后?

数据上,大同县经济指标节节拔高,当地干部称,这是领导们硬着头皮加上去的

大同县成为小康县时,梁斌龙正在一个乡镇当干部。

“1996年之前,省里每年要补贴每个乡镇65000元,成为小康县之后,补贴取消,每年还要上缴65000元。”他说,“小康”之后,大同县开始了苦日子。

最难的是工资,乡镇的工资要自己筹集。县里行政人员的工资往往一拖半年,每年都要开会讨论工资问题。

梁斌龙说,当时,小康社会下面要设小康乡镇,乡镇下面设小康村。发给乡镇的小康牌子,被干部藏起来,怕挂出来老百姓骂街。

大同县的七成财政收入靠煤炭流通,到2000年左右,随着煤炭资源整合,相应企业关停,地方性税收大量减少,等于砍掉了大同县一只臂膀。

梁斌龙说大同县成了真正的贫困县,不过统计数字还是显示连年上涨。1996年财政收入3738万、2000年财政收入4974万……2012年,3.3亿。

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数字也年年递增,到2011年达4600元,远远高于国家扶贫政策规定的低于2300元的标准。

一名当地官员认为,当年大同县为了入选小康,“提高”了各项经济指标,此后的历任领导不想看到自己任期内指标下降,硬着头皮一年年加上去。

近10年来,受益于铁、锰、金等矿产开发,灵丘迅速成为发展强县,2012年,灵丘县的财政收入5.5亿元,在大同市的5个贫困县中经济实力居首,远超大同县的3.3亿。

## “穷帽子”大实惠

随着国家扶贫力度加大,很难算清,一个贫困县到底得到多少扶持

大同当地有官员称,因为怕被摘掉贫困的帽子,在经济统计数字上,一些县会刻意“藏富”。

随着经济发展,国家扶贫力度加大。根据201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扶贫的财政投入,从2001年的127.5亿元增加到了2010年的349.3亿元。

这种背景下,贫困县能得到更多帮扶,“贫困”的名头也因此成为被争夺的“香饽饽”。

除了国家和省里,每个市也对贫困县有帮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林万龙说,很难算清楚贫困县与非贫困县所受帮扶力度的真实差距,因为帮扶是多渠道的。

## 成功“返贫”获资助

新晋为贫困县后,大同县已经跑下来了一笔一千多万元的资金发展黄花产业

发展了的贫困县被认为努力藏富,“小康”的大同县,则看到了一顶贫困的帽子能带来的实惠,努力争取“贫困”。

大同县的努力得到了回报。2011年底,燕山——太行山连片特困区,大同县是山西省唯一以非国家级贫困县身份入列的县。戴上贫困的帽子之后,按照扶持贫困县“一县一业”的要求,大同县从省扶贫办跑下来了1000多万元资金发展黄花产业。

据《新京报》



# 胡同83个车位 消化下200辆车

占车位资源。

前不久,区委书记王宁带着16位区领导及相关部门“一把手”来社区调研。“胡同里有车的人家想在自家门口停车太难了!”居民刘青道出了很多人的苦恼。有人建

议:“能不能仿照社区事务居民自治的模式,也来个胡同停车居民自治?”这个主意在座的都赞成。

记者在采访时看到居委会有一本车辆登记册,上面详细记录着胡同里每辆车的车主姓名、车牌

号、与户主的关系,以及联系电话、停放时间、停放位置等信息。在停放时间一栏里,一些车辆的停放时间居然精确到某一天的某个时段。

负责调度的是秩序管理员,他们负责把守胡同口,一来劝阻外来车辆乱占用胡同车位,二来引导居民的车辆入位停放。胡同里的车位周转灵活多了,而且停放时段都是居民事先认可的,大家都会主动配合,加上管理员调度得勤,一般不会出现车没地儿停的情况。

据《北京日报》

## 中国乘客被曝 航班上偷餐车红酒

2月24日,一则微博爆料引发网友吐槽,国人素质问题再被抛出,这次是发生在巴黎飞武汉的法航航班上。

法国艾黎欧传媒公司总裁文菲2月24日在微博发帖称,22日在AF132巴黎至武汉的航班上,她身边23K座位上的旅客未经许可,每人私拿餐车红酒数瓶,“我说不能这样,他们醉酒后竟口出狂言说我不该管闲事,不然休想离开武汉。”文菲坦言,国人出国输的不是现金而是素质,种种劣迹让颜面扫地。

据她介绍,法航空姐知道后对拿酒的旅客说,不能自己拿,但可向空姐要,每人可喝一瓶。“两名中年男子一个坐我前面23排,一个坐我左边24排,背着服务员用一分钟神速拿了6瓶藏在储物袋里。”文菲说,她女儿看到后还问她:“中国人怎么能这样?”他们反而用武汉话骂人,还带威胁,直到机长赶到说:“我有权叫警察带走你们。”他们才作罢。

记者24日晚联系法航武汉办事处负责人,他称对此事还不知情,不过表示此事应该不假。他同时提出,公务舱内的红酒未经许可确实不能随便拿。

据《长江日报》

## 交通执法队8人 一餐花公款7000多

近日,有网友通过微博爆料称:福建莆田市交通综合执法支队一顿饭消费7064元,结算凭证显示此次用餐是8个人,人均近1000元标准。生猛海鲜,应有尽有,一瓶蓝带1.4斤就1498元,一瓶蓝带2斤2068元。该网友质疑,如此铺张浪费,谁来买单呢?

该微博同时附有一张消费小票和一张发票,消费小票上显示当天消费的有河豚、山羊肉、蓝带(酒)等,发票上显示消费金额为7064元,落款为莆田市交通综合执法支队。

2月24日晚,莆田市交通运输局向记者发来调查报告表示,网民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系超标准公务接待。莆田市交通运输局党组对该次接待签单人作出了停职调查的处理决定,并责令相关人员退还超标准接待的款项,待调查结束后作出相关处理。市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主要负责人在会上作了深刻检讨。截至24日上午,超标准接待的款项已全部退还到位。综合

## 不给钱“呼死你” 男子被骚扰上万次

不同的陌生号码,每隔2到3秒就打一次你的手机,不接手机就一直响,接了对方又一直是忙音,真是气死人。从2月21日开始,在重庆大渡口做生意的黄先生就遭遇到了一种叫“呼死你”的电话骚扰,骚扰他的人声称,只要给其汇款880元就会罢手。

黄先生说,“从21日开始,我的手机就不断被陌生电话恶意骚扰,一接听就是忙音,挂机后两三秒又会打过来,而且每次显示的电话号码都不一样”。黄先生通过手机来电管家查到,骚扰他的号码所在地均为广东东莞。他统计了一下,4天时间里,他已被陌生号码骚扰了上万次。

在骚扰开始,黄先生曾接到过电话,一个操普通话的男子称,要黄先生支付880元到他指定的银行账户,不然就用“呼死你”系统骚扰黄先生的手机。

目前,黄先生已报案,警方已介入调查此事。据《重庆商报》